笑報

青島路七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二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他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封面分三十九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內中縫分格每期洋六元刊個中縫價目另行面議

贈送青春

青春是小名說家的結晶

青春是一般時髦青年的好朋友

青春是一册出類拔萃的小說刊

青春不獨是海內外名小說家的大集會

青春也可說是海內外小說家的展覽會

洋裝一厚册

欲索者附郵一角寄交本館當班寄奉

金鼠牌香煙

華成烟草公司出品

三大彙刊出世

戀愛問題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女朋友們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靈與肉 每冊實售大洋六角

專刊彙編

高風先生編輯

第一第二兩集（業）（已）（出）（版）購者從速

詳情請閱下期本廣告地位

虹口塘山路養正西里第七六九號蓮花出版館出版

▲王正廷博士介紹

亨利洋服公司

禮服出租

禮帽皮鞋等一概完備 總號南京路沙遜市場 第一支號大滬路口 西華德路七號 第二支號中國青年會內 第三支號西僑青年會內

……談話……

先令—死人

（高風）

這一月來的上海，因受了金貴銀賤的影響，實可說是大變了，大凡是舶來的貨物，都要照平日的價錢，幾乎加上三分之一，！就是和我們有切膚關係的印報紙，每令也要增漲六七角，外洋行鉅盤宣告破產的，有二十餘家之多，中國商店在廢歷端節收場的，也不知幾許。……一切的一切，莫不經一大變化現出淒慘之象，但是潮水還沒結下的，不知還有多少，預料這樣的再過兩月，雖然城開不夜繁華無窮的上海，恐怕也要變爲蕭條淒涼，好像罷市一樣，做強盜的更多，可是都採不出夠得上可搶的一家，馬路上多了許多討不着錢的乞丐，報紙上都連篇累牘的尋短見而自殺的新聞，或許也要闢專欄出特刊、棺材店，要供不應求斷行。……唉！命貴銀賤，在我們中國，真是勝於洪水猛獸。唉！我知道了，先令就是死人嗎？我親愛的同胞們！這次的挫折！也可說是痛苦！你們總受窮了吧！但是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爲什麼受這樣的大劇變，老實說，我們如果國產豐富，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天，從此還是提倡實

業，達到不用舶來品的目的，那末這一次的痛苦，將來或許是一件可慶的事呢？

許翻天覆地

（馬賽兒）

吾人曾觀「戰地之花」者，固念念於「弗來格」及「奎脫」之風流韻事，而同時又與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之感，「戰地之花」爲維多麥勞倫及愛德門羅主演，忽而爭風吃醋，忽而沙場效命，其偉大熱情，有足多者，翻天覆地仍爲戰地之花之二主角所主演，有過之無不及之妙，吾人於銀幕上，又能覩二人之爭風而相與大笑，誠然二人之表演力純乎出於自然，無做作之弊，其行軍也，有英勇超絕之氣概，令人油然生敬畏之心，其於婦人也，則柔情寬意，而以「奎脫」爲甚，此弗來格所以不及也，女主角「立萊達米太」，可名之曰「桃樂司德里奧第二」。

惟演來無甚大佳耳，好男兒爲國而戰，終忍私仇，當「奎脫」病重時，弗來格友誼之心頓生，念及患難中其□年，雖每因細故口角，而友誼永存也，及弗來格戰地歸來，九死一生，又與「奎脫」爭風，是故二人雖同爲好男兒，然對『愛情』則各有偏見耳。是片始終對白，滑稽可喜，戰地一幕，驚心動魄。而尸橫遍野，不認卒覩，此非戰地之說不可一日已也，反觀國內，刀兵年年，其不翻天覆地者幾希。

全片劇情，偉大熱烈，始終不懈，不可多得之佳作也，各演員亦有特識，于軍隊之步武尤足表演一國精神，退而不祖國，有如是之軍隊乎，而欲與列強抗爭者，終必天翻地覆而後已。

□青島路七號芳草文社出版「女朋友們」「戀愛問題」「靈與肉」三大叢刊，及塘山路賽正西里七六九號蓮花出版館出版之『專刊彙編』內容均極精彩，有報癖者不可不各備一冊也。（蓮）

□我來談談洋水仙花

紅鴛帶　淡紅色、重臺、含苞時其端嫩綠、若鍾□萼、漸放漸紅、花蕊中深紅一捻、若嘉木攜李、留西施於爪痕、

翠感表　日本櫻花、以綠色者爲最難得、一種淡□色、重臺、梅中尊綠華、以冷艷勝、此以忽蘼勝、比德於櫻、差相彷彿、豐容盛鬋、蓼重疑至、裘以風名、想見鄘涔者亦雅中記雲驛娘故事、

道粧成　牡丹尚黃、姚黃魏紫、同稱瑞品、此花之黃色者亦不多覯、余得一種、略如秋葵日國淳檀、譯言明淨柔軟也、靜對無言、輒作黃純入道想、

火齊珠　一種深紅、叢生如張錦繖、傑以赤雌薜靡、如火如荼氣盛哉、寵曰火齊、用配木南、

玉雪痕　其色純白、其花四照、其葉短不及寸、亭亭玉立、獨秀一枝、其玉山頭乎、此中倘有玉宇瓊樓、我欲乘風歸去、

春山凝黛　一種淡紫色、重臺、花心有黑點二、恰似十眉圖中、雙彎蛾黛、吾宗子安王閣賦、烟光凝而暮山紫、黛痕落鏡、自畫長蛾、眞宜於水晶簾下看之、

夜月啼鵑　白色上著點點猩紅小印、三生化碧、其萇宏血耶、千年不滅、其杜鵑魂耶、吞天其午、欲喚魂兮歸來、

碧紗籠　一種單瓣、白色微帶綠暈、花細而繁、蒙茸如霧、士衡文賦、方天機之迅利、夫何紛而不理、花蕚葳蕤、妙得此花神解、字曰碧紗、惜無好句寵之、未免辜負此花耳、（未完）

梅窓集（續）

（毛雲翹）

（十二）隔室慘聲

這一天，大約是十六夜裏吧！我從黑甜鄉裏驚醒來，猛聽得間壁屋子裏，有一種很細微，很悲慘的嘆聲傳來，我便頓生了好奇心，躡將過去，往板壁縫裏去探探，見桌上擺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殘燈，床上躺着一個八九歲光景的小孩子，蓬首垢面，不像人形，嘴裏僅剩了一口氣，速而且短的喘着，身體戰戰發抖，似乎快要出無味的黑暗世界了，這時，一勾很慘淡的月光，照在他臉上，愈顯得可憐，颯七的風，不住的吹着，也好像替他嘆息。

在那側門，忽然呀的一聲，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慢吞七的走到床邊，就在床沿坐落，當即撫着那孩子道：「兒呀！你可是病了嗎？在那裏不爽快，都可同我說了，好給你醫治，這孩子聽了，又不應，又不言，祇是拉着那人手臂，睜開了眼，那種悽慘慘的光綫，無力的對着那人，好像表示他肚裏的委曲，無處發洩的樣兒，這□側門響處，走出一個較小的孩子來，跳着笑着，快活當中，可惜也帶着幾分憔悴，劈頭迎着那人道：「爸爸，今天新來媽媽到外婆家去，到這時還沒有回來啊！」那人還沒有回答，床上的孩子，就竄起來，大聲道，「那末我死過可以瞑目了，」爸爸，你問我的病原，我委實告訴你，無非是受不起痛苦咆！新來媽媽，是怎樣待遇我們兄弟倆，你知道嗎，衣食兩項，且不要說起，最傷心的是陪夜，每每夜裏，她在床上睡着，要我們在旁邊坐着陪她，這到我們也沒有甚麼打緊，可是像我們　樣年紀，當此夜闌人靜，那有不打盹呢！况且日間做作，已疲倦得無精打采了，那時若被她醒來看見，就要受痛撻，啊！噯唷！爸爸，別的痛撻，你曾聽到過，恐怕這個沒有呢！你願意知道嗎？爸爸！我告訴你，她不顧玉手來打我們，也她討厭去拿傢伙，常常把定髮針拔下來，不論你□股足脛，是胸腹腰背，只要使她性子，任她隨手亂刺，噯唷　我現在委實受不起這樣痛撻了！呀！現在病了，去死也就不遠了，只有我這個弟弟！以手指那孩子！弟難爲他小點子，

還待原諒他幾針，可是久而久之，恐怕也要同我，……」說到此處，那較小的孩子，也走近床前，見着一雙水淋七的小眼睛，張着小嘴，向他嗚嗚的哭！他見了，也對他說：「弟弟呀！不要哭了，我們兄弟倆，這『無告的苦人，無人憐恤，可憐你我都是命苦，偏偏生在這黑暗的家庭裏，遇局這樣殘忍罪惡的晚娘，唉！弟……弟呀！你不要哭了，我忍住了，唉！天啊！天啊！求你睜開眼睛，保佑我的弟弟，快快長起來，成一個強壯的人，能夠自立，能報答打我們、罵我們的晚娘，……」他說到這裏，已哽咽不能成聲，後來又接着對他的父親說「唉！爸爸；我們心中還有許多事，（未完）

○……喜笑……○
○……怒罵……○

道德與法律

（毛雲翹）

道德救濟人之內部者也。法律制裁人之外部者也。本然之事藉道德以救濟之。已然之事。藉法律以制裁之。道德有時而窮。須賴法律之力以保障。法律有時而蠹須賴道德之力以維持。兩者相因依而不可須臾離也。

天目山遊記（續）

（綠英）

過坎頭湖而至青山，又十里。犖峯擁翠，野花鬭芳，以上廬之棲賢谷一帶。過陳公井桔竹嶺百岡嶺至五柳橋，又十五里。與行兩山間爲多。由丁橋起，路狹而滑，不及餘杭初行時遠矣。五柳橋至長橋三里。長橋凡七孔，建築精工，跨溪如虹。兩岸多山，中流多石，而水聲蕩匕如急雨，清澈如鏡。月夜泛舟，無異蓬瀛仙境，故爲臨安八景之一。長橋至臨安城。與二里人言：臨安號稱四十里，實有五十里，故行須五小時，信然。七時到慈勝禪院。臨安無稍佳之旅館，住此爲佳。院無大殿，屋亦不多。佛堂三間，旁爲客房，可住十餘人，客堂三間，餘均傾廢。臨安無磚城。西門外有市，僅百餘家。城內尤冷靜。錢武肅王墓在縣署東首。

六日五時，六時行。出西直街，過竹林橋，竹林溪，東嶽廟，獅子山下，遙望山巔，一石品起如立犬。至湧慈庵，已行十里，是爲西天目中院。過新橋溪，邊嶺角，右面森林滿山，宛如翠屏。左爲新溪，有橋跨其上，沿溪行，漸漸升高越□跳書眉嶺，□花園，而鄉碧，至譚龍嶺，□行十里。有傍高峯□左臨深□，前後高下，莫不肥□稻目。嶺下有護菴，可餐可飲。臨街茶室三間，面山臨水，客行成林。下嶺有石路二重許。至橋東村，村多居民，有三在學校。過急灘，橋已圮，以板爲之，長約四丈。讀全之後遊記，當康熙內午，即是板橋，豈至今未經建築耶？國民性之安於簡陋，於此可想。過□隨畔，水自高塘瀉入低窩，□隨而下，宛如珠簾，白光閃□，聲尤激越，耳目爲之一爽。過高起橋，玄帝殿，至青雲橋，市肆頗盛，麵食亦佳。十二點三刻，至荷花塘□蓮花，是爲西天目上院，又行十里。自此至西天禪源寺，尚有二十五里，洧蓮庵和尚如果，西陽人，倉卒備飯僅得蔬筍二味，故午餐以青雲橋爲宜。青雲橋爲上東西天目之歧路，向右上東天目，係小路；向左上西天目，係大路，由東到西，由西到東，祇有一路，號稱十里，實有十五里。吾等先到西山，二時一刻行，三時至南莊村，有橋，橋下溪聲怒發。溫滿嶺，爲登山之第一嶺，漸行漸上，山勢漸危，惜少樹木，入口以亂石砌一洞，如城窟，□照禪林。門額題「中天目山」四字。天目之有東西，以兩泉當兩目故，今忽增一中山，是天有三目矣，何穿鑿如是！過新橋至一亂村，越海棠嶺，地勢益高；並見一溪，凡二折，惜太短。左面下嶺，即至西天目之頭山門。自此禪源寺僅有六里。

頭山門外，大樹夾道，更左下歷五百餘級，又爲平地，盤旋而入，松杉楓柏，不知凡幾，而幹直如矢，大三四抱者，排列路旁，不足奇也。登雨花橋，橋上一方亭。距大半里，即雙清莊，禪源寺在焉。此爲西天目發級處，趙子昂撰碑謂：即昭明讀書處。一僧指示余：東爲陽和峯，西爲翠微峯，西北爲昭明峯，南爲越王屏，寺之左右，有東西二澗，合流出雨花橋下，急流狂瀉，舉亭中聽之，勝於靈隱寺前之聲雷亭多矣。

禪源寺規模宏大，洪楊兵燹，僅存藥師殿，同治五六年始修復。今有屋子餘間，有田二十餘畝。大雄寶殿，羅漢堂均甚雄偉。平時有僧衆三百餘，每歲除夕，善男女來守歲者十數百，故客房甚多。老僧能相山東濟甯人，滿光緒六年來此，時，方二十五歲，今七十五，已退隱，美髯鬚，能書，善畫梅。此外退隱者尚二人，一名□九，一名見空。

七日六時起，七時出禪源寺後門，登山，草木擁蔭，隨處聽水。二里至仰止橋，橋下澗如雷鳴。三里至環翠亭，旁有花石峯，峭崖欲墜，崖上多松。五里至半山橋，澗聲愈響。路旁大樹一株，凡五抱。亭前有四棘倒垂，雖不大，亦可觀。南望山下，煙雲無際。由此可東茅蓬。過無根石，係大石一方，下狹而上闊，聳立迎客。六里到獅口，立此前觀，（未完）

神機妙算

（白蘭地）

黃梅時雨，客窗無聊，友人爲談神機妙算，屢當有之能事，錄之以博一笑，

相人某，設莊居西門，有鄉人失其騾，往叩卜焉，相人爲拆一字，嘉曰，君毋燥，騾子離此五里，方低首啖草也，惟有一言奉告，如果得騾將倍吾資，並爲余放鞭炮一掛，鄉人然之，往覓騾，相人恐鄉人覓騾不得，回來與己搗亂，於以移座於東門，以期可避免鄉人之目也，鄉人行五里，果見其騾在，大喜，因思欲倍予相人，心不甘，牽其騾不由原處，而繞道東門，相人方移座於此，見其至，執其手曰，妙如汝算，果於東門，余之騾將由城東門入也，鄉人大驚，疑相人爲神仙，則暗自失笑焉